



2019年9月的一个清晨传来噩耗，吴贻弓导演走了，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，让我呆坐了许久。脑海里顿时纷纷扬扬的，都是河西走廊的断断续续，有大漠孤烟直，有长河落日圆……

和吴贻弓导演仅有的一次合作是在兰州拍电影《姐姐》，那时他刚因电影《城南旧事》拿到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大奖，而我虽然拍了几部影视作品，却正苦苦寻求着突破。老天爷赐给了我这个机会……

1983年初，我同摄制组主创人员一起去河西走廊体验生活。在行车途中，吴贻弓导演给我们反复播放鲍罗廷的音乐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。他跟大家说这就是未来影片的一种感觉，那种朴实动人的旋律和诗一般的意境就是影片所追求的风格。那次，我知道了鲍罗廷，知道了中亚细亚，意识到了音乐同电影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至今这支曲子也是我最爱的，时不时会放来听听。

那天我们要拍日落，日落的速度是极快的，特别是在戈壁滩上，只有五六分钟时间，那火红的球就会无影无踪，留下漫天的霞。所以要抢。我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“明天还会升起来的”。我理解，这是姐姐在西路军遭到重创后，仍对革命充满信心。于是在表演上很凝重，在“明天”两字后面还顿了一下。导演迅速从远处跑来，“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！把一句连起来，平淡说着，像说一句生活中的话那样说！让观众自己去理解你心里那个意思！观众不是傻子！”我当时没理解，但是执行了，他是对的。

“你做减法，观众就会做加法”

宋春丽

还有一场戏，姐姐去给小号手找吃的，在荒原上看到了一个犁杖，她蹲下抚摸着犁杖，耳边响起爹的话：“丫头子，向前走。”只拍了一条导演就喊：“好，过了！”我磨磨叽叽希望再拍一条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情绪还不够饱满。导演说：“你是不

觉得眼泪没流下来，可我已经感觉到了你的内心，此时流不流泪已经不重要了！你不要试图让观众知道你是一个好演员。”我和导演吵起来了：“我为什么不能让观众知道我是一个好演员！”导演平静地说：“那样在你的意识里，你就会自觉地强调一种东西，你觉得过瘾了，前后连起来就会太满了，你做减法，观众就会做加法。”这句话我一直牢记着，也经常用这句话审视自己的表演。

《姐姐》这部片子，因种种原因没能像预期那样轰轰烈烈，只发行了十几个拷贝，但于我来说，并不觉得遗憾，因为参与这部电影拍摄之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憾。拍完这部片子，我毅然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我希望通过学习，开阔指导我以后的实践！

《姐姐》的拍摄是我影视创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我经常和人们聊起它，聊起那艰苦却充实的日子。感恩吴贻弓导演，他给予我这次机会，在艺术创作上给我很多启迪，开拓了我作为演员的视野和道路……

小时候过年，若常州的老亲戚家有婚嫁喜事，外公一定带我们从上海坐火车过去捧场，然后住上几日。外公祖居常州武进，沾了历史上修铁路的同乡盛宣怀的光，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戚墅堰竟然也没有一站。

“戚墅堰”三个字既难写又难读，至今印象深刻。比这个站名更让我难忘的，是回沪时的情景。老亲戚总是热情，年糕、厚百叶、菜团子、肉团子……临走一定各种好吃的塞足，大包小包拎着送到站台——由于每年这时都是回乡过年的返城高峰，挤满人的车站仿佛汪洋大海，根本没可能从正常的车门进出，大人们得奋力劈波斩浪，把小孩从火车窗口用力塞进去——这是个恐怖的经历，尤其当你是被塞的那一个……

二十年后，我去泰国南部出差，恰逢当地重要节日。尽管当时媒体铺天盖地警告水灾很可能马上到来，大家最好闭门不出，但从曼谷出发的火车仍坐满了大包小包返乡的人，相当于我们的春运。

火车半路突然坏了，所有人只好等在农田里，眼看天越来越黑，大暴雨也随时降临。泰国人平时温和谦让，但当另一辆过路火车同意搭载我们时，出于害怕被再次落下的恐惧，所有人一拥而上……我也劈波斩浪手脚并用发挥童子功，在好心人帮助下从车窗爬进去，和无数终于可以回家过节的泰国人心满意足挤在闷热车厢里时，不禁好气又好笑：世界各地的人为何永远不长记性，干嘛非得挤在某个时间点做同样的事，包括我自己？

如今不比古代，飞机和高速公路早发明出来了，真的思念亲人，非见一面不可，一个双休日便能做到来回；非呆在一起叙旧，叙到“蜜月期”结束，爸妈态度开始烦躁，一个双休日再请几天带薪假足够。非节日非高峰非旺季非黄

道吉日，不但车票、机票、门票、酒店、饭馆都便宜，还没人跟你抢。

心理学有个专业术语叫“仪式化行为”，指那些并没有实际功能性的事，但不做其实际地球都照样转，天也不会塌，但人们就非要

在特殊时间或特殊的地点重复做一遍，因为能获得无形的心理抚慰，不做就会超级焦虑——风俗习惯也是其中一种。由于几千年约定俗成，无数人不断重复强化，打破固有思维移风易俗，就变成比移山还难的事，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感叹：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。

世界哪里的人其实都一样，因为不动脑筋地重复仪式化行为，会带来安慰剂般舒服的心理感受，比如大多数英国人在一年前，还是习惯每天重复一些“看起来很美、其实跟自己较劲”的仪式化行为：必须买纸质报看，到图书馆借一堆砖一样重的书、逛商店超市或农夫市集哼哼唧唧买一堆累半死扛回家……至于微信工作群这样高效的东西，他们既没用过也根本不想用，因为盲目坚信“没啥比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更好的形式”。疫情暴发后，连我认识的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，都学会了网上购物、看电子报、订外卖、在线打桥牌、参加虚拟读书会了。

获奖无数的贾雷德·戴蒙德教授认为，纵观历史，能真正推动顽石般社会大踏步前进的力量，除了战争、新技术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瘟疫。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，中文的“危机”一词，拆开来看，意思是“危险中蕴藏机会”。

假如与疫情互搏的过程，能彻底改变人们几千年来因袭不愿变的旧思维旧习惯，让整个世界高效文明宜人运转，还真是件“塞翁失马”的好事儿，就地过年又如何呢？



边看边聊

我再也不想过年时爬窗了

曲玉萍

「老似名山到始知」

刘荒田



阿斯特夫人和丘吉尔吵架，因出言“如果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”，而后者回以“如果你是我丈夫就喝了它”而出名。她还有一名言：“说我不止52岁，我是不会承认的，尽管这样做，会使几个儿子‘非法出生’。”否认归否认，老必如期而至，问题不在它能否抵挡，而在于：自然规律制约下的最后一段是不是那么可怖？别问对着妆镜细心寻找白发、狠心拔掉的男人和为了遮掩鱼尾纹而乞灵于资生堂的女人，他们只进入前中年，未足与言老境。“发无可白”是古人为“老”定的标准之一。今天有染发剂、植发技术，兼以寿命延长，可推迟至七十岁以后。

衰病如影随形的“老”，好在哪儿？想起卢梭的名言：“十岁受诱惑于饼干，二十岁受诱惑于情人，三十岁受诱惑于快乐，四十岁受诱惑于野心，五十岁受诱惑于贪婪。”七老八十呢，“饼干”即口腹之欲，因食欲消减加上消费习惯成性，已退居次要。“情人”即肉体欲望，因荷尔蒙衰退，大起大落的爱情既承受不起，也失去渴望。“野心”即所谓“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”，这种热情接近熄灭。

然后，“老”干干净净地出场。在这年龄段，如摒除病，负累之少是前所未有的。知青年代读普希金的诗，有一句：“天啊，你有了老婆儿女，这是万恶之根源！”胆战心惊。它所揭示的，乃平庸之恶——为一家子免于饥寒，老子豁出去了！而况，豁命“师出有名”。如今，当儿女也将进入“空巢期”，老人只须照顾好自己。很少义务，很少牵挂，很少顾忌的老年，拥有经济和思想上较多的自由。可以拒绝利的诱惑，因为“好歹攒下一些”，犯不着作贱自己。可以不说违心的话。从前，老板说了笑话，你不敢不笑。如今，老板没有了，让你恶心的人邀请参加饭局，你严词或托词拒之均可。你一直不予认可的事物，均可提出直接或曲线的批评、讥讽，至低限度报以沉默，冷眼。献媚是与赞美屈的芬芳同等的下作，你有底气完全抗拒。年老的你，选择洁身自好，坚守有所不为。

一般而言，生命的较高境界，是岁月砌叠的。意大利天才作曲家普契尼身故后的1926年，他的杰作《图兰朵》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次演出。在第三幕，柳儿高唱之后以身殉情，此刻，指挥家托斯卡尼托尼放下指挥棒，转过身对观众说：“伟大作曲家普契尼写到这里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”他两眼含着晶莹的泪水。普契尼只活了66岁，只算“初入”老境。2021年1月，在美国纽约，96岁的大师级作家王鼎钧先生举办线上讲座，我们聆听他的妙语，领略的是“全老”的魅力。老人家幽默、通达，语浅意深，谈疫情高发期城内义工一次次给老弱家庭送食物的趣事，逗起一波波笑声。

这么说来，“老”提供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佳的田地，让你栽下美好的植物，从而观赏姹紫嫣红。但须耕耘，照料。法国著名植物学家、道德学家罗斯丹说：“只要你还在寻索什么，那就一点也不老。”

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引了一句陈古渔的诗：“老似名山到始知”。人生最后一程风景，远看一看，可能只见龙钟；凭空臆想，也许只皮相。必须亲临，方明白层峦叠嶂，艰难和莫测中含风光无限，飞瀑清泉映照明达和悲悯。单是“入山”，全程有平坦，有缓坡，有悬崖。徒步还是拐杖、轮椅、担架，讲究太多。这一“名山”如果进不去，是莫大的遗憾。

孤烟落日 曲尽其美

张大文

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唐朝王维这首五律《使至塞上》的魅力所在，是启发我们读者和他一起，面对孤烟、落日这两个意象，不断调整角度进行观察，以收审美之效。

在辽阔无垠、沙浪柔和起伏的黄金般大漠上，硕大无朋的太阳喷射着万道金光，依约徐徐西沉。一种大气豪放自天降、大地有各自承担的气魄在心中油然而生。在另一边，烽火台上的狼烟先是滚滚升腾，后是袅袅向上，受阳光而疯长，得晚霞而弥坚，既扎根于大地，就努力以顶天。风吹不斜，沙蒸不偏，啊，垂直之美仰天叹！

现在，我们要抓紧时间调整视角：让孤烟把落日一分为二，等到落日与地平线相切，便呈现无与伦比的对称美，自然的风景刹那间变成了几何的图形。一会儿，太阳在下沉时收敛所有光束，突显“残阳如血”的凝聚美，此时万物肃立，目送残阳沉没在沙漠的边缘。仪式过后，那边又泛起一片亮色，天空的云彩又赶来分享其色，纷纷鲜活起来，开始了一场色彩斑斓的，似乎无穷无尽的绽放美……

这里对诗句的美感的多层次分析以窥其艺术意境，也是同全诗的去来龙去脉有机地联系着的：前四句出塞慰劳战胜吐蕃，构成一个动态的行程，变化有致；后两句到了萧关，都护又征战前线，讨得一个燕然刻石记功的口彩，明净利落，不虚此行！

沙枣树生长的地方

蔡旭

哗，这么多沙枣树，站在贺兰山下的荒漠里。这么多沙枣果，一串一串，一摆摆，铺压在树上。把近十米的树，压低了点干。当然了，这里有点干。不奇怪，它处在恶劣的环境。有点甜。这才更加难得呀。

我第一次认识了它。友人摘下了一串，我是第一次尝到。

据说它可作饲料，亦可酿酒、作醋与制酱，还可做糕点等食品……我惊叹于它顽强的生命力。不难想象到，它在怎样地抗旱，抗风沙，耐盐碱，耐贫瘠。



牧童登牛好年景 陈钰鹏篆刻

据说它可作饲料，亦可酿酒、作醋与制酱，还可做糕点等食品……我惊叹于它顽强的生命力。

不难想象到，它在怎样地抗旱，抗风沙，耐盐碱，耐贫瘠。

在无人居住的山沟，它只是默默地站立，默默地开花与结果。不管有没有人看到，有没有人说到，有没有人知道。它只是在尽其所能地生活与奉献。突然我想起正在参观的地方，是当年部队的驻地。在这里，曾活跃着一群为国守土的官兵……



在遥远的北冰洋上有这样一个群岛，它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北居住点，有着两千六百人，而北极熊却超过三千六百头，是一个真正“熊出没”的地方，更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条法律：岛上不允许死人，不过这条法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打破了，一位年轻女孩在镇后的山上不幸被北极熊咬死了，于是政府再加一条规定：所有人员出镇必须携带枪支。

极北之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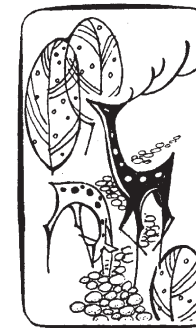
张廷

为了一探这传说中的“最北之岛”，几年前我与好友一起踏上了这神秘之地——斯瓦

尔巴群岛。十一月，这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，太阳在云后刚爬到半坡就匆忙下山去了，没有真正的白天，朝霞接着晚霞，连绵无尽的雪山沿着

岛上有很多娱乐活动如：狗拉雪橇、雪地摩托、出海观景等，每个活动领队都身挎长枪各一支，短的是信号枪用来吓唬北极熊，长枪就不解释了。为了心爱的风光摄影，我们穿上这辈子见过最厚的防寒服，骑上四轮越野摩托，穿越北极的黑色沙尘暴，顶着狂飙的寒风冲上山顶，却因无法站立而退回海边。此时风停了，沙尘暴也不见了，眼前浮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世外仙境，在绚烂日光下显得格外神秘。

七夕会



夜光杯